

陕西知青 纪实录

至今，知青生活仍然引发我们的多重情绪：既为蹉跎了青春岁月惋惜，又为历经了坎坷自豪；既称那段生活是我们步入艰辛的炼狱，又夸那段生活是培养我们成熟的熔炉。

渭水 编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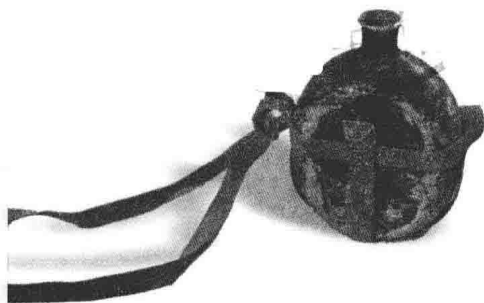


陕西知青 纪实录



陕西知青纪实录

渭水
编
下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西知青纪实录:全2册/渭水编. — 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7.1
(陕西知青档案/莫伸主编)
ISBN 978-7-5513-0835-9

I. ①陕… II. ①渭…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1635号

陕西知青纪实录

SHANXI ZHIQING JISHI LU

作 者	渭 水
责任编辑	申亚妮 刘 涛
封面设计	可 峰
版式设计	高 薇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903千字
印 张	47.625
版 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835-9
定 价	(全2册)9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029-87250869

目录

上部

商子秦	山忆二题	1
东川	在山里的日子	6
安力达	羞于讲出口的往事	11
朱地	养猪记	15
老圃	告别陈家庄	18
张自力	解放军叔叔成了“知青”	22
吴长江	红烛泪	26
赵国庆	杀猪	31
李满堂	搬家	34
周力强	琴声里的政审	37
李锡放	妈妈冲刺	40
王培华	彩云婆婆	45
刘亚莉	那个年月的血色浪漫	48
王彬	女学兵素描三帧	52
王喜华	呼吸之间	57
李涛	三线学兵，一个特殊的群体	60
黄建中	全娃	63
肖建国	当了一回麦客	66

左 正	话说下乡	69
渭 水	鬼山	74
姚茂生	在晁峪,我认识了农民	77
蒋本瑜	学医之路始于南岔	81
蒋本璐	南岔生活小插曲	84
仝益民	难忘的山村生活	87
唐代蓉	坐地槐	91
张家勤	承诺	93
张雅莎	无法抹去的记忆	96
田文保	送公粮	99
胡 斌	温水沟插队回忆	102
贡大鹏	小宝	105
孙国华	背影	108
关广原	记下乡第一日	111
黄小培	和哥哥插队的日子	114
向希明	看番麦	117
刘宗昉	我当了四十多天匠人	120
郭培杰	浪漫青春	123
袁培力	遥远的记忆	127
姚泽芊	木薯·木瓜	131
姜尚文	老插忆旧	134
马俊芳	兵团生活回忆	139
刘丽先	兵团往事	144
宗振龙	井尔上村的故事	147
史俊生	在放马沟插队的日子里	153
吕 恭	五元钱	157
周菊梅	脚伤	160
贾宝珍	回家	163
崔玉洁	下乡生活拾零	166
徐 犀	东沟蒙难记	169
邢汉城	熏扫帚遭遇失火	171

侯敬	我们的“乌托邦”	174
王逸达	遥远的记忆	178
陆耕	弹指一挥间	181
蓝璞	回城过年的知青们	187
王渊平	上套拉磨	190
朱立	深山开荒记	193
段曼珊	山地琐忆	196
华美娥	百日抗旱	199
马克宁	在独梁上割麦	201
董西平	“广阔天地”二三事	203
栗冰岭	一段难忘的情缘	206
李新景	我眼里心里的陕西人	208
郭长城	趣事两桩	211
孙枫	没有结果的化验	213
谢援朝	一次烧木炭的经历	215
刘迎秋	青春的烙印	217
陶玉华	谢谢你们,我的兄弟姐妹	220
张铭洽	别混日子就有希望	222
吴艳敏	老房东	225
韦富强	我上山下乡的最后十小时	228
申建平	插队“白菜心”	230
宋莉	那山那人那些事	233
贺清信	塞上知青	239
姚雅丽	一个回乡知青的回忆	241
印三仁	秦王山下的天井村	244
潘景行	两次难忘的遭遇	247
董业庄	黑峪记事	252
徐淑芬	青春的记忆	256
杨迈曦	山上农民接纳了我	260
李义芳	月夜	263
胡乃荣	知青生活的记忆	266

范居义	感谢苦难	272	
岳乐平	下乡四十年回首	281	
邵冬	辍女子白成芳和爷们儿郭富轩	284	
田宝林	尘埃落定	290	
郭欣根	落户农村的“三关”考验	296	
王民学	磨面记	300	
无机	天国里有我的同学	305	
王向古	知青点上那条狗	311	
高延龙	插队记忆两则	314	
唐令西	别样的“接受再教育”	318	
白亚民	惊心动魄的“牛滚坡”	324	
葛君琪	蹉跎岁月	326	
韦宇真	大山的呼唤	330	
戈卫	我的选择	333	
毕福兰	坐猴	335	
李勇	王薇养猪	337	
李宏志	雪娟儿	339	
李怡方	一张告示	344	
呼方	由工分本引起的回忆	346	
孙栋民	猪场·牧歌	350	
颜重生	从此不吃狗肉	359	
严锡景	70年代的“农民工”	362	
王茂生	难忘的12月8日	367	
李向华	黑岭上的婚事	369	
孙平	康善卖鸡	372	
刘培英	知青岁月琐忆	376	
莫伸	那片难忘的土地	384	

下部

田 英	我在延安十年	389
王新华	一点点苦难 一点点光荣	408
续奕红	过去的日子	417
孙立哲	一个赤脚医生的传奇	426
朱晓明	伤逝	433
史铁生	她叫吴北玲	450
柏 铮	姊妹坟	455
郑清怡	插队纪事	459
丁 晨	黄土高坡最后的北京知青养路工	467
孟庆石	小曲好唱口难开	472
陈 冲	插队拾零	474
姜 丹	插队日记	484
李子壮	清平湾插队的史铁生	492
杨世杰		
董 靖	在延川县文艺宣传队的日子	497
肖桂芝		
朱 凌	曼子,你不是懒汉	502
叶广荃	那山那水那人	505
张铁良	知青的箱子	513
史顺娣	陕北插队生活片断	517
向 泽	记韩小顺之死	524
刘蕴秋	两个女知青的艰难回京探亲路	528
姚 丹	窑洞小学及其他	537
丁爱笛	抹不去的记忆	542
朱宏佑	陕北杂忆	556
李青松	“黑户”引起的冲突	565
刘五宁	缤纷四季郑庄情	569
山 汉	养猪吃肉交猪卖瓜	578
徐建青	照园子	587
张铁铿	朱家河大队的扫盲识字课本	591

高世龙	延安插队纪实	594
陈幼民	冬行高原	597
王 昕	黄土高原的路	606
贾维岳	回忆陕北插队的生活	617
张树人	插队生活散记	626
高红十	成熟之路	630
来伟民	黄河惊魂	636
林纪春	战胜饥饿	638
罗 龙	三次与死亡擦肩而过的经历	640
余小平	在洪水中游泳	643
杨联安	插队逸事——拉盐	646
崔树新	北京知青张革	649
王凤桐	与解放军医疗队接触的日子	655
彭 延	大庄河插队回忆	658
敦 琳	独闯安塞	664
羔 羊	泥土的芬芳	667
田新民	涝池与我结下不解之缘	670
圪 针	陕北壶口插队趣事	673
陈平俊	我办代销店	677
范广瑛	我当菜园副园长	682
赵立华	我当赤脚医生的经历	685
孙蔚皓	我在陕北的时候	688
杨小白	那时我们还年轻	692
朱学夫	陕北往事——别了,川口	698
孙仲荷	清泉永远流淌在我的心间	702
王 侠	摘 杏	705
邓 卓	知青手记	708
刘锡恩	从北京出发	715
王建勋	魂归故里	721
附 录	陕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	725
后 记		745

我在延安十年

我走进这群人

阳光下，北去的卡车把铺满厚厚雪的路面轧得像一面大镜子，硬硬的，射出刺眼的白光。车在望不到头的公路上爬着，透过帆布篷的缝隙，我盯着那没完没了的群山。山上的雪看上去又白又松软，没有一个脚印。比起城市里混着泥浆堆积在路边的雪，这才是真正的雪。

时而路过一个小村，女人和孩子穿着厚厚的棉衣，站在自家的崖畔上，呆呆地目送我们的车慢慢前行。几条狗先是朝着车狂吠，然后，忽地结伴冲下崖，跟随着汽车边跑边叫。

这就是陕西。我会在这里的一个小村子住下来，扎根。也许还会结婚，生子。我不禁想起几天前的一个夜晚，我徘徊在北京的一条大街上。在昏暗的路灯下，我投币决定了命运。一枚数字朝上的硬币，决定了我离开相守了三年的男友和我的家人。这是命运的安排，我服从了。

卡车的轮子继续向前转着，每转一圈，我就离家和亲人远了几米，几十米，几百米……

“嗨，谢谢了，能坐在我脚上吗？我的脚冻得像砖头。”

我回过头，一个男生。戴着棕色的栽绒帽子，浓黑的眉毛，眉骨高高的。我挪了一下，又坐了下来。没敢真坐在他脚上，只是擦了一点儿边，用棉大衣盖住了他的脚面。“真好笑。”我想。

那个年代，男生和女生是不会随便说话的。他准是冻急了。这是我从家里出来两天以来，别人和我说的第一句话。天下巧合很多，这个浓眉的男生，两年后

成了我的丈夫。

车到了延安，天已经黑了。跳下车，四下望去，没有见到宝塔山。满眼只是用石灰刷在黄泥巴墙上的大标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们因此有了一个称呼：知青。

我在铺着麦秸的水泥地上坐下，咬了几口从家里带来的面包，裹紧了棉大衣。这是一所学校，闹革命，停课了，正好作为下乡知青过路的留宿之地。门和窗户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寒风夹着雪片窜进房子。几个男生正在大打出手，乒乒乓乓地拆了房子里的几张桌子，架起了一堆火。火星子噼噼啪啪地溅在大衣上、麦秸上。没人理睬这些，烤着手，烤着脚，和衣倒下。

天亮的时候雪停了，知青们各自爬上自己的卡车，沿着那条无尽的路走着。昨夜的雪像是给镜子般的路面上铺了一层棉花。车轮碾轧在上面，软软的，发出咯吱吱的声音。车子进入了我们的目的地延长县的地界。和延安没什么两样，只是越走川道越窄。公路两边是连绵的山，两山之间是一条被白雪盖得严严实实的河。半山腰的窑洞升起缕缕炊烟，一头小毛驴蒙住眼睛围着磨盘吱扭扭地转着圈圈。

这里将是我的家，不管我喜欢不喜欢，适应不适应，我将在这里劳动和生存。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如果不是怕惹来大家的耻笑，我真想大声喊：“我来了！”

卡车在一座水坝前停了下来。“卸车，到了。”司机粗声叫着。爬下车，男生主动把木箱和行李卷扔下来。

车开走了。我们几十个人，望着这茫茫雪海，不知该往哪里去。刚才的兴奋也一扫而光。男生倒显得很轻松，吸烟或在雪地里打斗嬉戏。不远处有一座吊桥，像电影里见到的大渡桥一样，只是锁链上稀稀拉拉地铺着木板。男生一窝蜂地奔过去，先上去的拉着右面的铁链一步一步往前挪，桥头上的人把脚踏在铁链上偷偷地荡，呼叫声、大笑声响成一片。坐在一边的我也情不自禁地笑起来。“只要还有欢乐，一切就都会有的。”我想。

正午时分，从水坝另一端走过来一队人。一色的黑棉裤棉袄，腰间系着灰色腰带，头上包着灰白的手巾，肩上扛着扁担和绳索。领头的满脸笑容地走上来：“娃们，饿了吧，咱回家，饭好了，炕也烧热了。”知青们立刻停止了嬉闹，各自按照名单找到来接自己的老乡。

见到从新窑库村来的乡亲好亲切，离家后的孤独、思念和无助好像减轻了许多。本想一路上和乡亲们好好聊聊，但他们挑着沉重的箱子，不紧不慢地往前走了，把两手空空的我甩得好远。塑料底的棉鞋在雪地上走像是走在滑冰场上。上

坡的时候，我不时用手帮一下忙；下坡的时候，要蹲下来滑。看着前面挑着担子的乡亲，右手按着扁担，左手在身边有节奏地甩着，脚下迈着小碎步，“真不可思议！”我想。

天渐渐暗了下来，过了个高坡，前面是一个小村。走近前才发现黑压压的一片，男人、女人、小孩和老人在村头雪地上站着等我们。我的鼻子有些酸，眼眶热热的。我跌跌撞撞加快了脚步，走进了这群人中。从此，开始了我在陕北高原的生活。

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我在乡亲的簇拥下走进窑洞。“上炕，炕上暖和。”一个男人满脸笑容地招呼着。我脱了大衣，两条腿拖着笨重的棉裤爬上炕，转过身，坐了下来。炕前面站着几层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全都张大了嘴笑着，睁圆了眼睛看着。

一个女人在炕席上摆了个木盘，里面的小碗儿盛着盐、辣子和腌酸菜。“闺女，吃面。”一大碗面端到我的面前。洋芋汤浇荞面条，上面厚厚的一层羊油，冒着热气，让我这个不喜欢羊肉气味的人有些生畏。我端着碗不知该不该下筷子。抬眼看着炕前面的人群依然是睁着大眼，只是看着我犹豫的样子笑得出了声。“真当我不会吃饭呀。”我心里笑着。我把筷子插进面里，低下头呼噜噜地往嘴里吸着面条。几口下去，热乎乎的，觉得味道还不错。

人群好像如释重负，一下子活跃了起来。男人拽下脖子上的烟袋，点上火，吧嗒吧嗒地抽，女人指指点点叽叽喳喳地有说有笑。我听不懂，只是满脸茫然地随着他们。“害哈害不哈？”一个女人拉着我的手问。“不害怕。”我说。一阵大笑。女人们笑出了眼泪。我也大笑，可不知道笑什么。第二天我才知道“害哈害不哈”就是问你“听懂没听懂”，难怪惹得他们笑得透不过气来。

村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打破了天黑就睡觉的习惯，纷纷散去了。从刚才吃饭的厨房到女生住的窑洞，要上一个小土坡。

窑洞是旧的，显然是刚刚用黄泥浆刷了一遍，还泛着黄土高原上泥土独特的香气。炕热热的，比北京家里的床舒服多了。灶台上的铁锅里，开水咕噜噜地响着，冒着白汽。

睡不着。这两天发生的事太多了，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掠过。这里的山没完没了，离家很远很远。这里很穷，洋芋、荞面和羊油是上等的待客食品。但是，这里的人很好，他们的眼睛里、笑语里透着善良。那一声“娃儿们”让我在异乡

感到父母一样的呵护。

门口的嘈杂声打断了我的梦。我披上棉袄，打开门。姑娘、小伙儿和小孩子们，手插进袖筒、跺着脚站在门前雪地里。我头发乱蓬蓬的，蓦地见到这么一大群人，有点儿不好意思。

“快进来，外面冷。”我不知所措地理着头发说。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依旧满脸的笑。其他三位伙伴还在被窝里，见到进来这么多人，慌忙坐起来。众目睽睽之下穿衣服、叠被子、梳头、刷牙、洗脸。我真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贪睡。

开社员大会，男生窑洞成了会场。炕上坐满了人，地上也站满了人。男人手里拿着钢杆边织毛线袜子边抽烟，女人用锥子和长长的麻线纳着鞋底。我细细打量着这些人，有些昨天见过，有些没有。家织的土布棉衣，男人和女人穿黑色的，姑娘和孩子穿扎染成紫色小花的。棉衣可能还是上冬时穿的，很脏很旧了。孩子们的棉裤大都露出了膝盖，棉花甩在外面。有的孩子没有穿袜子，小脚又脏又冻，黑黝黝的。

新窑库村属郑庄公社的一个生产队，有二十五户人家，一百二十余口人。村民以“张”姓为主，可是支书姓徐。集体财产有两群羊、七八条驴、七八头牛。土地以山地为主，少量的沟地。山地种植小麦、荞麦、谷子和豆类，沟地用来种玉米、高粱和薯类。

村里的窑洞大半集中在小河的北侧，沿着水流的方向延伸约一里。河边是一小块一小块的菜地，每家拥有一块。

崖畔上积满了雪。顺着一条黄色的小路爬上去，就看到一个个院子。院子打扫得很干净，露出黄色的地面。每个院子里三四孔窑洞、一个猪舍、一个鸡舍。院子中间都毫无例外地有一盘石磨。窑面朝着阳光。

快过年了，家家都换上了白生生的窗纸。推开窑门，里面已经被长年累月的炊烟熏得黑黑的。窗下是一铺大炕，足够七八个人睡在上面。炕的另一端连着一个灶台，前面嵌一口小锅，用来烧菜。后面的大锅用来烧水蒸饭。对面墙边用粗大的树杈架起一块厚厚的像单人床大小的木板，这就是案板，也是做饭时用的操作台。

一长串瓦罐和大大小小的缸整齐地排在墙边，用来盛水，盛磨好的面粉和腌的酸菜。窑洞的后面立着柳条编成的囤子，里面是从生产队分得的毛粮。这些就是一个农户的全部家当。

大多数人家只有一两床被褥，乡亲们说他们白天穿着棉衣上山劳动，晚上脱了棉衣盖在身上，全凭火炕度过寒冷的夜晚。难怪婆姨姑娘们专程来到女生窑洞，用裂着口子的手抚摸着我从家里带来的厚厚的大花棉被子和那条我最喜欢具有的非洲特色的亮丽的床单。

场院边上那两孔面朝东的窑洞是村办小学。木质的桌子，石头和黄泥砌成的墩子作为凳子，一块木板钉在墙上作为黑板。学校一共有二十几个学生，五个年级，只有一个老师。据说，老师毛笔字很漂亮，但是不通除法和分数。因此，学生的数学课非常简单，也不知道什么是音乐和体育课。

我很诧异，没有想到跟着毛主席打江山的老区人民，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年后依然这么贫穷。望着远处和近处光秃秃的群山和冰封的河水，我想着，想我自己和这群我已经认识并正在熟悉的、祖辈生活在这山村里的乡亲们。我将在这里生活，也许是一辈子。我怎么办？我能为我自己做些什么？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腊 月

腊月到了，知青户有些沉默。吃过晚饭，横七竖八地躺在厨房大炕上，望着黑洞洞的窑顶，灯也不点。白天，邻村的知青来串门，传过来一首歌，据说是知青中的一位高人写的。十几段的歌词中，有一段至今还能记得：“光阴飞度，转眼间来到春节。男红女绿，高歌连天，家家在团圆。我立孤山，远望家乡，泪水就流下山。痛苦不堪，强忍辛酸，对空就长声叹。”

他们走了，把歌留给了我们。村里几个来玩的小伙子见到我们阴沉着脸，扫兴地回家了，留下了更多的孤独和思念。黑暗中有人啜泣。我不想听这种声音。眼泪是自己的，不用旁人分享。

我走出窑洞。明月把白光洒在雪地上。通向村东头的路在月光下很清晰。路旁干枯的树在雪地上投下怪异的影子。空气又凉又新鲜。深吸几口，再呼出来，带出体内热热的污浊的气体。看着周围山上点点的亮光，那是农家围坐在自家窑洞里豆大的油灯前，抽着旱烟，喝着热茶，纳着鞋底，奶着孩子睡觉。一切都是那样顺理成章，那样和谐、平静和有条不紊。

想家，很想家。但这里才是我真的家，我将在这里度过很长的时间。我也会逐渐“顺理成章”。窑洞里传来二胡曲《光明行》，玉盛的二胡曲时常使我神往，而这一次给我的是勇气。

这里的风俗是正月里不上山劳动，不打柴，不烧饭（只把腊月里做好的饭菜放到蒸锅里蒸热）。一切都要腊月里准备好。知青户已经没有柴火了，我提议不能再依靠乡亲们，自己解决。

生产队长给每个男生借来斧子和绳索。女生只有细绳。这里的婆姨是不砍柴

的，只是拾山上留下的干枝。我们把围脖系在腰间，肩上斜挎着绳索，跟在队长的后面，一溜儿长队出了村。村民们站在崖畔上，好奇地看着这些在雪地上蹒跚的北京娃。后面传来脚步声，七八个年轻的庄稼人扛着斧子跟了上来。队伍立刻活跃了起来。

圪梁梁上长满了乔木和灌木。括起来的树，也就是周围的土地被铲平，没有其他零星植物的那种树，是留下成材的，不能砍掉当柴烧。我蹲下来，用穿着塑料底棉鞋的脚在盖满雪的坡地上蹴着。不时停下来，拾起瞄好的树枝抱在怀里，一抱，一抱，竟成了不小的一捆。

男生抡着斧子在树丛中东砍几斧，西砍几斧，砍倒一大片，可理不成一个捆。同来的小伙子蹲在一边抽着烟，笑着，到这会儿才上来帮忙。树枝很快打成了捆。男人们背着柴火，沿着盖满雪的小路，缓缓地下山去。我拖着柴，站起来，脚下一滑，赶紧又蹲了下去。我双脚向前挪，可柴捆被凌乱的树枝、树杈挡住，怎么也拖不动。同来的女伴一点儿也不比我强，坐在雪地里喘着粗气。天快黑了，我有些紧张，无可奈何之下，不得不求救了。“快帮帮我们！”我用双手在嘴前围了个话筒，大声喊着。

男人们停下来，不上来帮忙，反倒坐在柴捆上朝着我们笑。有的甚至拽下烟袋，悠闲自得地抽起烟来。我没有恼，心想：我们走不了，谁也走不成。

对面的圪梁梁上那是一个谁，
那就是我那要命的二妹妹。
你在那个圪梁梁上，哥哥在那个沟，
看中了哥哥你就招一招手。

歌声很大，声嘶力竭的，唱到高音处，甚至跺着脚助劲儿。歌声在山梁间回荡。这就是陕北民歌，带着黄土的气息。情歌，白羊肚手巾，漫山的雪。我被此歌、此人、此景迷住了。该回唱过去，可不知该怎么唱。情急之下，我朝唱歌人使劲儿地招手。男人们获胜的喜悦提醒了我的失误。我不敢再招手，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小心翼翼地下了山。

第一次接触陕北民歌就再也忘不了。渐渐地，它成为我平淡生活中的一点儿激情，艰苦岁月中的一点儿依托。它带给我对这片土地更深的了解，对这里人们的更深的感情。

春 天

农历二月二是个重要的节气。传说，这一天龙会抬头，带来雨水和万物的生机。春雨淅淅沥沥地滋润着干涸的土地，小草钻出头来，迎春花绽放。孩子们拿着小镢头，在道路边和山梁上刨小蒜。小蒜是野生的，像是蒜头，不辣，用盐腌了，在青黄不接的春季算是上等菜了。

饥饿了一冬的牛和羊，开始在山上沟边四处寻草。草还没有长大，有的还没有露出头来。但是，牛羊知道哪里有返青的草根，边啃边拔，也能落个半饱。

婆姨们把自家粪坑里的粪淘出来，掺上羊粪和土，搅匀，摊成一个个的粪饼，晒干。然后，挑到生产队仓库前的空地上，用镢头捣碎，再用筛子细细地筛。两个人用一条扁担一前一后把一筐筐的粪土抬上山，倒在还没有开耕的田地里。

男劳力天不亮就把牛赶上山，肩扛着犁头，慢慢地跟在牛后面，在地头上套上犁。一开犁，就是一整天，天黑了才能卸犁。鸡刚叫，家家户户就冒起炊烟，婆姨们摊好玉米煎饼，水烧开，再用小罐子盛上酸菜和腌辣子，送给犁地的丈夫和儿子。等我把第一筐粪土送上山时，男人们已经在地头吃过早饭，正在享受饭后一袋烟。

我左手叉在腰间，右手按住肩头的扁担，沿着上山的小路，学着乡亲们的样子，“之”字形向前走。走“之”字，会减少山路的坡度，减轻腿的疲劳。前面的婆姨把步子压得很稳，一筐粪土在我俩之间的扁担上缓缓地悠着。路很远，一个来回有五六里。我无心欣赏那路边烂漫的迎春花和山梁上星星点点的白色羊群。我的脸淌着汗，眼睛避开刺眼的阳光，盯着前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还要走多少路才能倒下这筐沉重的粪土。

正午时分，婆姨们放工，回家为男劳力烧饭送饭。女知青省去了为男生烧饭的麻烦，生产队允许知青户每天留下一个人专门做饭。一迈进窑洞，我就一头扎进被子里。肩膀上火辣辣的，小腿沉甸甸的。新生活开始了，开始得这样平淡和艰难。后面还会有很多这样的日子，还会有更多的挣扎和努力。但是，除了面对，我已经没有再做选择的机会了。

下午上工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我已经把扁担压在红肿的肩头，上路了。

灶台上有锅，灶台下有火，
面鱼鱼儿越拨会越多。